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沈鴻東

A426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毛 澤 东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總布胡同十号）
貴州人民出版社重印（貴陽市延安路）
貴州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号
貴州人民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貴州分店發行

*

書号：1890·787 × 1092 耗1/32·14 印張·16,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貴陽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60冊 定價(3)0.10元

A426

一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羣众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評头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尽的清規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導農村中社会主义羣众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这不是正確的方針，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义。我們应当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这个運動，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後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

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幹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幹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胆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後怕虎。幹部和農民在自己的鬥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幹。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龍後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幹部。必須由上面派出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幹部，到農村中去指導和幫助合作化運動；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幹部也要在運動中才能學會怎樣做工作。光是進了訓練班，聽到教員講了幾十條，還不一定就會做工作。

總之，領導不应当落在羣眾運動的後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羣眾運

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二

現在，全國合作化運動已經在大規模進展中，我們却還需要辯論這樣的問題：合作社能不能發展呢？能不能鞏固呢？就某些同志來說，看來問題的中心是在他們憂慮現有的幾十萬個半社會主義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幾戶）合作社能不能鞏固。如果不能鞏固，當然談不到發展。某些同志看了過去幾年合作化發展的歷史还是不相信，他們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這一年的發展情況怎麼樣。他們也許还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鞏固了，他們才會真正相信農業合作化是可能的，他們也才會相信我黨中央的方針是正確的。所以，這兩年的工作很要緊。為了證明農業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黨中央對於農業合作化的方針的正確性，我們現在就來談一談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也許不是無益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後，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那時，在江西是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在陝北是變工隊，在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是互助組。那時，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也已經個別地產生。例如，在抗日時期，在陝北的安塞縣，就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過，這種合作社在當時還沒有推廣。

我黨領導農民更廣泛地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成批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到現在，又已經有了差不多六年的歷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黨中央做出第一個先向地方黨組織發佈並且在各地試行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的時候（這個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報紙上以正式決議的形式發表），已經有了三百多個

農業生產合作社。過了兩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黨中央發佈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的時候，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一萬四千多個，兩年時間增加了四十六倍。

這個決議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時候，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一萬四千多個，發展到三萬五千八百多個，即只準備增加一倍半，而其結果，這一年却發展到了十萬個合作社，成為一萬四千多個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黨中央決定，由十萬個合作社增加五倍，發展到六十六萬個合作社，結果完成了六十七萬個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為止，經過初步整理之後，縮減了兩萬個社，留下了六十五萬個社，較計劃數字超過了五萬個社。入社農戶共有一千六百九十萬戶，平均每社二十六戶。

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幾個解放較早的省份。在全國大多數解放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經建立了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安徽、浙江兩

省建立的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數目還不很多。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戶，有的一百多戶，有的達到幾百戶。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會主義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發展成了社會主義的高級社。

同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同時，我國已經有了少數社會主義的國營農場。到一九五七年，國營農場將達到三千零三十八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一千六百八十七萬畝。其中，機械化農場將達到一百四十個（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增加的），耕地面積將達到七百五十八萬畝；非機械的地方國營農場二千八百九十七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九百二十九萬畝。國營農業在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將有大規模的發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黨中央決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一百萬個。

这个數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點。我覺得似乎少了一點，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國二十幾万个鄉，除了某些边疆地區以外，每鄉都有一个至幾個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作榜樣。这些合作社，过一兩年就有經驗了，就成了老社了，別人就会向它們學習了。由現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還有十個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計劃，应当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區的負責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適當的計劃，於兩個月內報告中央。那時我們再來討論一次，最後定案。

問題是能不能鞏固。有人說，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計劃太大了，冒進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計劃也太大了，也冒進了。他們懷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鞏固。

究竟能不能鞏固呢？

當然，社会主义工業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將大約一億一千万農戶由个体經營改变为集体經營，並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確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們应当相信，我們党是能够領導羣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農業合作化問題來說，我認為我們应当相信：（1）貧農、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困難（貧農），或者他們的經濟地位虽然比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的，他們是積極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別是他們中間的覺悟較高的分子，这种積極性更大。

我認為我們应当相信：（2）党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們党已經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階級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一定能够領導全國人民，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業化和對於農業、手工業、資本主义

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農業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樣，我們已經有了足以說服人的有力量的証据。請看第一批三百個合作社，第二批一萬三千七百個合作社，第三批八萬六千個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萬個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來的，都鞏固了，為什麼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萬個），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暫定控制數字為三十五萬個，尙待最後確定）就不能鞏固呢？我們應當相信羣衆，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為了使全國農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須認真地整頓已有的合作社。必須強調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合作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偏向。因此，必須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兩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經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還沒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議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現有六十五萬個合作社中，有五十五萬個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較鞏固的所謂『一類社』。加上以前的十萬個已經鞏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經鞏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這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帶領其餘尙待鞏固的合作社逐步地獲得鞏固呢？應當肯定地說是可以的。

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幹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幹部和縣、區、鄉幹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

要下決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體社員或幾乎全體社員都堅決不願意幹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個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堅決不願意幹，那就讓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繼續幹。如果有大部分人堅決不

願意幹，只有一小部分人願意幹，那就讓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將小部分人留下繼續幹。即使這樣，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幹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農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幹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於採取所謂『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从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包括四十萬農戶的合作社，引起羣眾和幹部的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並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願意听。

在勝利面前，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衝昏了頭腦，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犯出『左』的錯誤，這當然不好。（2）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於後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四

必須認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

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向。

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的仗。這是我黨在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著名口號。這個口號也可以用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中來。要有把握，就要有準備，而且要有充分的準備。要在一個省、一個專區和一個縣裏面建設一批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事前做好許多的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大體是：（1）批判錯誤思想，總結工作經驗。（2）在農民羣眾中，有系統

地和反覆地宣傳我黨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在向農民作宣傳的時候，不但要解釋合作化的好處，也要指出合作化過程中會遇到的困難，使農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3）按照實際情況，擬定全省的、全專區的、全縣的、全區的和全鄉的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從其中擬定年度規劃。（4）用短期方式訓練辦社幹部。（5）普遍地大量地發展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許多互助組互相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的聯合組，打好進一步聯合起來建立合作社的基礎。

有了這些條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發展的數量和質量統一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但是還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後，跟着就去進行整頓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來以後能不能鞏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後的整頓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黨和青年團的鄉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鄉村中的建黨建團工作和整黨整團工作密切地相

結合。

不論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当以鄉村中當地的幹部為主要力量，鼓勵和責成他們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幹部為輔助力量，在那裏起指導和幫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辦代替一切。

五

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幹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於單幹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这样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已經建立起來了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這是極好的情況，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合作社勝過互助組，更勝過單幹戶。

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1）堅持自願、互利原則；